



卷之二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二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全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書

答康念東

東師敗績中外震動十餘日憂公念私飲食寢處俱失其常則身在戰陣之間命判生死之際者又可知

也丈夫馳驅報主請纓裹革當讓何人然死事易成  
事難此聖人所以致意於好謀而成者也頃者諸將  
死則死矣其所以死賢於生死不如生者迄今未有  
成說真實情形與安危結局議者都如說夢凡不能  
得之道路之口者望翁臺詳示

與姚現聞太史

潘懷魯毅然丈夫哉死於王事議者猶或輕之何以  
訓邊疆之臣使忘其首領惟敵是求也弟與賈孔澗  
求名公謠咏載冊以慰忠魂惟翁臺揮賜焉

與張恒山

乃更進足下一科乎罪亦不獨在戰也足下臨行發  
憤意氣沉刻固似知有今日然弟所慮於今日者一  
所慮於異日者二便羽附聞慰解之詞不與焉所謂  
發憤忘食忘憂憂之未忘其志不專其力先沮也足  
下於今日得無憂乎憂來徒亂人意是新敗之時與  
久敗之後俱無下手圖勝之日也抑銅玉等器貴舊  
而賤新其認舊之法以蒼韻不損爲妙寫字作畫貴  
生而賤熟其論生之趣意態飛動蹊徑分明爲佳竊

嘗以文章譬古董今欲以古董譬文章文章在憂食  
可忘憂食在文章亦可忘勾踐不忘會稽夷吾不忘  
檻車弟且爲足下賀戰勝矣

答韓求仲修撰

某束髮讀書卽聞海內有求仲先生誦其制義輒深  
嚮往自念足不越閭門安能交大賢之在數千里外  
者抑不文不學無當於聲氣時自慚也故曾爲詩云  
平生結交心常恐賢者棄何期懸圃夫子謬說項斯  
台臺又誤聽夫子乎九天珠玉隨風飄落驚喜何可  
言喻至於八股之業不徇規矩何當採擇譬如夜光  
萬斛偶雜魚目一粒遂使探珠者生疑是可念也此  
時事事苟且日甚子輿復生應爲此懼何日望見顏  
色面陳鄙臆乎佳篇大筆種種奇妙使旋附謝不盡  
惓惓

與袁滄孺

弟受事半年出入太倉銀共計一百三十萬餘而淮  
課居半是羣天下之方伯郡長大令所拮据自效於  
國家者纔當台臺之半而其間色數之不足稽緩之

無期又百不逮焉諸邊委官坐待已久忽聞淮課至如時雨降適巡庫者至謂弟曰當今再有一滄孺先生天下豈貧哉弟憂時有淚點金無術仰借明賜以寬諸邊之切責受惠侈矣

答吳師海

微獨弟有成言也諸邊緩急槩不經心亦何以司庫爲矣貴鎮分餉與諸邊孰多此時翁兄當必知之不俟弟言至謂割諸邊以供一隅一隅未必靖諸邊先受其禍前小揭中言之已詳惜乎當事者之未肯省察也今若有人權天下之財以處餉審各邊之勢以治兵不以冗兵耗餉不以冗費殃民使腹裏不驚於招兵邊方不困於待哺然後吾國可固而治安有望耳仁兄謂何

答南二太

三月之內再承翰教下屨衣鉢上懷民社觀害如觀火憂時如憂溺今之卿士岳牧同此心也國事其有濟乎乃皇上疑臣下與厭臣下輕臣下之心百舌不解慎重臺省之予從來舊矣此番冢宰之命遲至四

月合朝伏闕而請者凡六次始下其他守候之苦不必言歲貢一途金盡裘敝有傭工者有鬻子者竊嘆斯文之厄與國家養士之禮至此極矣其雖未拜新命祇守舊官庫役告竣叨滿在卽若荷寵綸以報所生卽幸莫大矣

答張金銘

誠不意遂有此調此中風波易起翻不若戶曹得自由也候命七月竟自今上俞之不服自喜獨喜數年積壅之考選一日疏通如喉間有物一咳吐出也修政種種快心唐虞三代便在目前猶恨當事不能以請帑免加派使百姓少甦耳小揭不足道乃鄒公疏誠大關係誰則聽之抑其人輕乎一字九鼎端望台丈適伯敬有書來并致盛誼大作常在面前如對顏色小詩請政遙想命駕在邇西望雙旌頸長於鶴矣

答楊寨雲年丈

記在都中時時時過從年兄乞畫竹至今懸之齋頭覺風來成韻雲過生姿恍然睹年兄顏色而聆警欬也遙承翰教甚慰相思但竟紙不作一真切語豈年

兄已忘弟耶拜覬雖感讀啓則憾弟以台庇調部日  
惟昏愚是懼年兄不果忘弟尚冀有以教之勿令傳  
心一札不及緝上數竿竹也

與呂渭陽少司農

于今國事之難不獨邊計民生之困不獨關中卽調  
募一節無處不擾無處不急亦無處不謀無處不逃  
其大者顯者見之章奏而小者旋起旋息雖目前未  
至決裂然權不在上民不可使尊君親上之誼不能  
望於今之世矣兼之廟堂之上處置未得其宜爭門  
戶報恩怨不肯一念從國家起見天下事尚忍言哉  
近日論議稍止顧猶未見快人舉動某抱杞人之憂  
久矣緣平日傾服台臺因便一吐中懷意籌邊之暇  
畧抒挽回之計是大臣忠愛至情必不能已者也倘  
亦不厭鄙人之煩聒而斥之乎

答王肖乾中丞

此中恃廣寧一片地不啻銅城鐵壁也台臺此身豈  
非宗廟社稷一人萬姓所共倚之身哉則凡台臺所  
須是卽宗社君民之所共須竭力奉之惟恐不及况

敢有愛焉無奈日來之緩與錯將共成一悞也有議  
論無成功無成功愈有議論相激相持是今日極大  
病痛心嚴出京時人有懼心雖無善策却無他志近  
日似乎其忘之又似乎其不欲成之徵兵括餉了無  
成說方在若可行若不可行之間高懸圍吾師乎今  
已議定從經畧出關胡監軍張同知亦極言於當時  
第此事非敝衙門所得專容圖報命寸心如焚語多  
犯忌惟台臺秘之又劉渠之代大將想台臺定有精  
鑑而此中人多疑其未能辦敵何也便羽奉聞乞并

裁察

答徐瞻愚吏部

嘗論品以不圓融爲正論才以不苟且爲真此不佞  
某所以推轂老長官之意也流風波靡庶幾挽之顧  
若某泛泛悠悠又何足問恭承存注感切心脾向所  
交遊唐稽勲胡文選周蘓二考功頗有同心老長官  
試垂察焉當收其益周堂翁素有去志又被人言萬  
萬不可復留則國家又去一柱石可爲於邑人物日  
新舊本無用所以不敢奉溷清覽長安書誼不當作



或有德音固所願聞也

與周敬松冢宰

自辭台臺而南途中冒雪遂爲寒氣所侵知台臺道出臨洛相隔百里而近不能俯伏道傍一睹清光可勝悵結某雖身在里閭每念時事多艱獨以台臺在朝可恃無恐奈何讒邪之口結黨生厲政府有權阿其柔梓扶同依北方以奉行中旨用人卽奉中旨處人先以附和中涓巧行逐賢之術又以附和中涓強作諸賢之案是非顛倒名實背謬莫此爲甚台臺行矣易退之風足愧貪頑顧如國家何如蒼生何哉霍給諫之例推也何至台臺以此去位而司屬竟默默也一例推去一冢卿明日端揆堂上能陪臺省例推乎事後之言極知無益感憤不平奉塵清覽平日辱知特甚不能爲國士之報世道如斯自甘長伏草莽不敢再聞天下事矣寒風積雪保愛爲上

答趙儕鶴冢宰

雖有瞽者何傷於山斗雖有聾者何損於宮商人固不能廢台臺台臺亦未嘗廢也惟是新主勵精時方

多事天欲平治台臺不得長有東山耳至真定晤梁  
西韓欲迂道奉謁而雪雨在途寒嗽轉甚悵然久之  
大君子出處有時其何人斯敢任推轂百雉言台臺  
入都不遠更深懼怵朝廷有人庸劣如某幸可安枕  
於長林豐草間矣

與張蓬玄撫臺

伏讀大疏安國庇民之烈直計日而奏郡邑人士相  
向而賀太平某不揣偶議廣置武生并蒙虛聽何莠  
莠之不遺也書生不諳大事見近日人情易動難戢

居恒三五同行提起東事便有喜談樂道之意旁若  
無人竊惟救時急務要在安民而招兵一事倍宜慎  
必在招之人與所招之人一不得當從中生事枝節  
更多總之人不親上則緩急俱無所倚將不知兵則  
寬嚴皆有所誤時誠難事誠重也幸吾師以舊日之  
恩威係衆人心志此亦千載一時而培養整頓之大  
機會已

與左滄嶼侍御

三輔何幸兩見行驄文起八代射注參連老公祖之

有造於燕趙士大矣哉某素辱特知久違道範每思  
一晤教不可得乃法駕經過敝邑以憲體嚴肅不敢  
請見敝府試事既竣小兒輩幸作公門桃李某方期  
謁謝而雙旌北發瞻望後塵徒有慨嘆今以遷安教  
諭劉九成之任復有所請劉諭會試旋里寬限十月  
到任其家實有不得已至情又善病不能久居於外  
乞准借名一差以便來歸于某爲屋烏之愛于劉諭  
爲籠鶴之翔矣

與張誠字冢宰

邇年國事紛而能定正人恃以無恐台臺力也綠野  
身逸不念彤廷主憂耶草莽小臣以此不忘企慕謹  
薰沐馳候若夫受知特深荷德無涯感銘心肺非言  
語所能陳謝懼勞裁諭抑又不敢煩穢矣

與唐穀知公祖

每經入覲之年署印官視爲奇貨而百姓苦上司慮  
之禁接詞狀地方豪強乘此生事弱者無所控訴而  
百姓亦苦今禾黍不登窮民易亂若無父母而神明  
者在位則憂更不止此矣九邑皆然敝縣爲甚乞老

公祖留神選擇造此百里之命某從童叟後借大庇  
焉實厚幸矣若敝縣吳丞豈弟君子可寄民社但敝  
縣之士也器非縣佐學博所能彈壓故願老公祖別  
注之而本官得荷培植則老公祖憐才盛心出之燼  
餘被之絃漆焦尾之名傳而中郎之鑒益奇矣

答康念東

遼陽之役任者實難言者太易又好摘其瑕以湊文  
字故嘵嘵不已今亦小歇部中不覆想卽以不覆爲  
結局耳令器名落孫山金臺築而失良驥何以九方  
臯爲哉弟旋里有期握手在近有懷不旣容俟面悉

答周冲白光祿

伏讀吾師之詩曰世事總如飛絮轉好尋歸計臥煙  
霞則天下之故出處之道盡是矣大疏具在片語千  
秋公心直道自在一時行藏之外况古今無不變之  
局日月無常蝕之理東山洛社雖欲久淹吾師何可  
得哉某也迂拙違時已堪外斥又遇時人以怨報直  
于是文部之司不復容某之跡矣然藩叅任大責重  
遷客爲之上下俱半疑半笑展布更難措手而曹濮

之間盜寇縱橫蓮教蜂起既安戢之未能又妨賢者  
路乎計歲杪春初當斂身退耳

與李河臺

草寇就擒實惟台庇餘黨未盡反側未安夜望任城  
咫尺不能一覲台光戴月西還可勝懸結曹州營守  
備楊御蕃少年初任席未暇暖聞賊疾馳五百三十  
里轉鬪三十里斬賊二十活捉十五又以三騎追賊  
十五騎生獲賊首黃步雲射張加保前穿其頰赴鬪  
勇決臨事整暇有大將風可爲堯西得人慶矣至碭  
山窩主貽患匪細單縣亦稱碭山縣賊過河搶馬燒  
燬民房大夥公行人莫敢問并乞台臺令彼處設法  
撲滅以絕盜根民生幸甚

與李河臺

劉公之意蓋欲以募車爲名聲言河中阻礙遲悞欽  
限以自脫其過期之罪耳昨晚到天井關從人向董  
南司頗出厲言又趙中河亦被其侮言之短氣其揣  
其故或至上疏卸過於諸司則諸司不便而台臺之  
體似亦小妨不若台臺先具一疏直陳大挑小挑之

法往來耽閣之故及兩兵部各道奉行雖急而勢不  
得不少需挑濬之工若今日妨工恐他日王船至此  
反多滯礙一併道破以三王之國爲題而寓漕運重  
務不可以一時一事之便妨其常法又隱隱爲銀船  
寬限之地劉公或可已也卽使具題而諸司可無恐  
也

與白華池銓部

依傍者受門戶之累獨立者得偏拘之名其在于今  
何適而可台臺龍德鳳羽在朝而天下治在野而泉  
石光亦何適不可惟是高賢袖手經濟何人不得不  
爲世界短氣耳某浮沉曹濮間遂已匝歲不進不退  
悞已悞人殊不若投閒息影可以靜觀適志也

與趙少司馬

東昌府拽船夫役各縣自送一程其地方失悞各官  
分任之兗州府則取闔屬之夫通集界上自入境接  
緯直送出境而回若有失悞各官合任之原派各縣  
以佐貳分管然道路旣長佐貳不足故有以義官省  
祭充數者彼見官塞口夜間鎖拷之事殊懷恐懼之

心一聞船上聲色不佳卽行逃避抑或有私折而放之者又有隨路漸加船隻頗溢舊額者缺夫緣故不一其說卽按臺駐節曹縣某當往見尚留此未敢遠去府縣各官豈敢漫不經心愛此跋涉之勞而稽王事且各官戒備於一月之前而輕忽於日時之內自非極鈍甚愚計不出此乞台臺俯念各官拮据心苦時勢難周特賜矜宥免其叅處至某職在總攝凡有失悞罪先有司而一時諸道并缺苦無及腹之鞭分身之術亦何敢委過有司而置已事外也下情實難

統惟崇鑒

與山東撫臺

王船經過失夫之故前已畧節上聞熊知縣得罪之故卽在官窰口隨王內使下船蜂擁搜索居人驚散該縣稟趙司馬鎖責數人而內使之恨遂不可解行至戴家廟以後船未至傳王旨令趙司馬叅究司馬請寬不得而云上疏疏中不知云何其歸重該縣則不問可知至於兗州夫役原集二十七州縣之人通在官窰口上緯直送出境而止中間更無替換甯通

判陽谷壽張則點夫編號之官耳船行已至戴家廟  
去官窰口九十里而遙其地則東平也其後船部夫  
之官則泗水寧陽等縣也而仍歸咎於陽谷可乎據  
趙司馬原劄止船十四隻耳及撥夫添拽俄增至十  
九隻矣其五隻則沿途私增之數也他不具論王分  
司奉吳司空封帖載磚之船二百隻王過而化爲王  
船者五十餘隻皆係添夫拽送之數誰敢復問乎其  
打搶私折他亦不論黎叅將送王沿河押兵見草中  
臥一人腦後斧傷血流滿地則曰拽船夫役被船上  
人搜財砍倒聞之使人心碎如此暴橫村夫逃散亦  
必有之而皆坐罪陽谷耶乞台臺指叅失夫之委官  
薄責點夫編號之府縣陽谷猶可免於褫黜是亦再  
造之鴻恩矣其船頭橫虐貪索之狀或不妨顯然入  
告惟台臺照鑒地方之苦垂憐幸甚

與李河臺

生祠之役未可已乎十六上梁尚在國制之中也不  
知可再遲否各道還當到否內裏消息一槩弗聞卽  
新上登極例有恩詔赦詔邸報中未之見也并請台



示

答郭墨千大司農

陳睂公之言曰人才摧折於門戶能用衆者賢相也  
兵餉耗損於軍興能用寡者良將也今理財而彌不  
足者爲疾生衆不知何如用舒食寡則大有間焉自  
非聖主躬行節儉破近來濫予之例爵賞一準先朝  
兵將還復祖制未有能濟者也東邊全盛之日額餉  
纔五十萬今地則全失餉反十倍恢復無時供應不  
減卽不改折不拖欠保能百年常繼乎至於呼而不  
應借而不還內外各有其苦上下各有所難目前籍  
沒諸家得金七百餘萬若得請充邊餉暫甦一二年  
之供億徐爲計筭求一出入相準之數確持而力行  
之或於國家有永圖乎冒昧妄言伏惟諒宥

與撫臺

伏讀兩垣諫草糾駁魏監客氏義正詞嚴足寒奸雄  
之膽魏監竊弄大柄屏鋤異己者不知幾何人而竟  
不能沮抑台臺未必不以兩疏直陳勁節奪其貪心  
忠告動其畏志也狂生妄吠業經處分亦可度外置

之矣 憤其具志也 公主其

文 辨台臺未也 不以

所獲五盜并係渠魁內李賢為開濮一帶之總目其  
面訊之站立不跪曰我固應死何跪為出語人曰我  
已稱王豈復跪人崔士科殺華榮剖腹剗心被獲尚  
高歌自雄大言稱快真天生逆孽非常兇橫論擒獲  
之功董璵為多但本官為貴介公子舉動輕躁其捕  
李承訓亦幾陷虎口欲乞假將息惟台臺慰勞而戒  
諭之或留別用另遣老成持重將官鎮守此地更為  
妥便

與成慈子老師

當局諸君子偶見不破持之益堅不到潰裂不可收  
拾決不放手天下果有一指障天之事元祐黨人盡  
老山林矣某殊不暇自計獨嘆慨諸臣負君負心常  
如有失耳吾師再奉明旨又有聖諭凡章奏下部十  
日內題覆且夕必有特召開誠布公扶陽抑陰庶見  
清寧世界乎某度三月可遷不遷則去定過師門一  
吐胸中鬱結今不能悉也

與成老師下語於心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  
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  
謂有君無臣竊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  
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老師縱談他日致  
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  
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  
怪乎傾心吐膽於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  
既且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  
筵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羣籟不振自落矣

與張蓬玄老師

時哉時哉桑田滄海孰知其候某從邸報遙度以今  
視春夏之間變動屢矣崔魏被譴以後諸君子廓清  
反正不遺餘力然似乎事柄未一元氣未充忠信智  
仁未盡感格於上而服懾羣小之心夫戒慎恐懼原  
是君子之中庸如之何授人以隙而盛氣相爭乎天  
遺吾師數輩以輔佐新天子宜爲天下所共仰聖明  
所篤眷乃王與各世會合之間微有可疑願吾師深

念之大臣出處皆關世運今正苦正人尚未登庸烏  
可又開高蹈之轍難進易退一語最易使陰長陽消  
國家受空虛之患且有君如此未可去也若某者一  
長莫効舊過新愆叢集難解日嘗自念惟有長林豐  
草可容疎拙之身俟太倉查勸事畢便可抽簪去耳

與劉幼孫侍御

頃以坊字奉懇大筆蓋君恩不敢襲先世借此爲榮  
也展玩法書古色照人氣韻生動真可前無往昔後  
無來茲矣且荷誨諭惓惓謂姓名必須顏魯公體久

蓄此意未敢啓日一蒙慨許喜躍欲狂謹端役土請  
其欵識亦惟裁定

外敝齋有荷池半畝池之西作舫式欲題日明月載  
池北一庭有窗無壁欲題日晤芳室字可徑尺若暇  
并乞書賜小詩錄扇頭與拙刻博笑此中有闡秀而  
臨池者點畫蒼勁頗無脂粉氣亦一奇也佐小物上  
記室伏惟照內

與呂豫石吏部

憶同舍周旋相視莫逆如昨日也乾坤忽閉君子高

翔斗山深處遂作衡門沁水弟卽風塵潦倒匿影避  
禍之餘神遊壺天之堂者屢矣居究一年尋問台臺  
經行在跡輒興嘆慨諸王孫尚有言之流涕者則台  
臺之感人可知矣聖人旣作有道則見各世事業豈  
復讓人弟碌碌牛馬救過不暇坐肩節鉞萬無此望  
非推轂者鮮拔山之力實棄筏者無渡海之具也伏  
讀大疏鑿鑿纒纒救時石畫已見一斑若使立陟堂  
卿盡斬藤葛爲國家進用實心任事之人太平可翹  
足待矣李他石詞翰雙妙意氣才致並佳乃竟不安  
其位爲之扼腕然當何以處之耶佳詩刻成幸示教  
攜歸泉石以當晤對

與濟南守

歷城諸生劉祥光爲小兒窗友祥光之兄孝廉化光  
稟稱其弟婦守節而死逼之者劣弁劉定邦也雖無  
強形伯仁由誰而死定邦當亦無辭况有假書確証  
乎年兄審語真是鐵案雖有巡道駁批固知初招難  
易事關風化情迫生死如劣弁之戍罰可矜烈婦之  
投環顧不可哀乎伏冀留神

方今天子聖明求言若渴愛民如子而言未必聽反或疑之民不見德反若怨之則歸過有司有司不能爲國安民何詞可解而考成之法密於秋荼日日徵收日日追比亦不敢謂盡無私取而名則未嘗不公也朝廷實與之名乃欲使民怨有司而德一人恐億兆有心不可欺矣顧饑軍鼓噪日聞諸邊腹裏俱困誰復敢言薄歛而要着先在清兵清兵之法要在寬其從前罪過自今真真做起聞總河李老先生之在西邊也與諸道將約前之冒破一切勿問後之開銷字字着實及離任之日節省十五萬金在庫又買馬若干火藥若干兵甲若干被譴時兵將擁留不得行者彌月此亦清查之榜樣矣若使旣禁將來復追旣往人方匿端掩罪之不暇誰肯洗心滌慮與我更始哉今以工部清弊一疏而下巡視監督於獄且累及在日在事諸臣諸邊聞之恐更無清楚之機矣邊不清則餉不得減餉不得減則賦不得輕刑不得省雖日責有司以愛民日提有司而重究於理亂之數何

益更可慮者今天下小加大賤妨貴少陵長兵驕士  
譁民告長司官之體貌權令不足以御下下之視上  
也日輕藐忽不已傾陷無難雖有堯舜之君將誰與  
治天下者夫宰執部堂臺諫皆重臣也一言之誤一  
事之失朝肺膈而夕囹圄卽輿隸下役皆將謂本官  
爲不自保之人而本官之自處與所以任事報國何  
道而可乎而又民窮盜起屈指四方無事之地纔三  
分之一此三分之一亦離心藏怒懸機待發非樂善  
戴上久安長治之數也弟久抱杞憂不敢自明又長  
語出位不敢達於貴人之前幸台臺忠心亮節大猷  
遠識今當榮補必有入告之疏弟又蒙特達之知輒  
敢妄吐胸臆伏候採擇

與李懋明總憲

從古中涓之術先去異已摧折人才變化成法正人  
去僉壬來天下之患乃至不可收拾台臺去位所謂  
君子哉則可卷而懷之耳卽敝房師似亦不能久居  
政府蓋政府自有久居之人也迂儒拙吏入山且恐  
不深况台臺道關氣運身係安危者乎惟有憂盛危

明之意不能恣然亦未如之何矣

答朱咏白太守

東事敗壞關內洶洶遼瀋破後一月矣何曾調得一將一兵出關朝廷無法大臣無計小臣無權議多則阻撓亦多人多則推諉亦多不守外而守內已不可其實并無守內之法不憤發而恐懼已可笑其實亦無恐懼之心所恃近城多賢如老公祖忠與才合文兼武用收集敢勇之士獎以大義京城以南可坐而鎮耳

與方孩未直指

經臺撫臺未見其隙言事者似開其隙隙則非社稷之福矣關係重不敢不言望仁兄左右調護之操舵者曰左操篙者曰右左右各從其半而舟危仁兄視其當左當右而左右之斯舟可濟也夫仁兄身在舟中又視左右甚真豈待不肖弟言哉然不敢不言耳

答范質公銓部

弟請假奉旨擇十有八日出春明亦且作山中人尋訪仙家快活矣遠承垂念又荷指引從此度却金針



免向邯鄲枕中摹索真假豈非大慈普救耶弟原擬  
李工部其紀相代今丁艱有欲講讓捨而得之者弟  
未敢許以此尚未有屬不得已當嘿然撤去一任梅  
花自主張耳老長官以爲何如鹿乾嶽兒得解爲之  
一快小畫一幅別竹詩一章書扇頭請政亦畧見弟  
以於此之意事變日新疆場未靜老長官與弟便作  
神仙恐終是愁眉淚眼之日多也

答耿孟諸銓部

老長官尚未聞四川之變乎撫鎮諸人一時遇害使

人髮豎肝裂莫知措手方今東西支撐不定那得更  
有氣力向西南半壁耶聞已取夔州燒棧道攻成都  
巴蜀之地已非國家有矣雲貴之路將從此斷吳楚  
之交便是邊幅而廟堂上尚未有戡定之計不令人  
食不下咽乎讀手教如承面談良慰相思趙乾老以  
已說項未蒙當事採內弟且歸矣遑問啓事遠想關  
門雙目不極悠悠此心惟老長官鑒在

與姚現聞太史

從來朋友之交曰同心曰同道兩者同則公私俱不

可解矣弟於仁兄頗附斯義所憾者形迹稍疎耳世  
道人才望仁兄從中默挽之此關在敝衙門更得力  
故望留神在以不曾吃得仁兄一席酒啣恨到今此  
亦形迹稍疎之故也老伯母詩不敢草草從事容歲  
杪寄上仁兄似亦少弟一首詩亦以爾時來討

與左滄嶼直指

幾欲不作書報老公祖不能已已搦筆又無可寫但  
憶古人遵養時晦之義非無作用而蒙之以晦聖賢  
苦心英雄妙手不端在錚錚相向也病困異常不及  
其他若作孩未書爲致意

與鄒南臬總憲

不謂時勢至於斯也非元老在位正氣伏邪世變遂  
不可知矣難進易退非所施於此時爵祿可輕道德  
可藏國家不可棄所以須細商耳長安日遠山林夢  
寂區區之念實非有私惟垂鑒幸甚

與張蓬玄中丞

國亂民貧易動難安救時之着先須料理百姓而所  
以使知朝廷之法感父母之恩者責在有司雖有弗

循計必聞老師之風瞿然一變目前處置失宜舉動  
驚惶者莫如安插遠人與選練鄉兵人人知其有害  
無益迫於上司之行委曲應命某謂鄉兵皆無賴之  
徒無事猶可羈縻急則掉臂去之耳僭爲廣置武生  
之議遠人申詞則敝縣趙父母爲之并塵清覽如或  
有當可入條陳疏中乎百姓望老師真如饑渴幸蚤  
蒞任以安衆心

答徐瞻愚

數有書上干得無厭乎中楫真心實事當今絕少固  
宜老長官有特達之知閃換支吾是彼公本色可發  
一笑耳新經畧吾鄉人可能了得關事否弟意當此  
時無踰熊經畧者只不敢說向人前太宰當深知之  
亦不肯犯時人之忌爲國家力持此事此天下所以  
不可爲也新選君何如

與成忞予老師

知吾師道履清勝眷屬康和甚慰第尼山咫尺末由  
瞻覲私懷耿耿非書問可解耳國事破敗遂至於此  
使人氣短背裂憂憤不能寢食廟堂之上方阿私庇

卷之二  
黨不肯爲朝廷申一法幹一事萬一榆關非九泥可塞將於何處安祖宗之靈置天子之足也聞本兵陞辭之日皇上謂曰爲朕用心淚隨語下本兵行六日方至薊州敝縣霍入白見之曰守關非吾事視師不過意思而已新經畧未推之前曰山海關一庸人能守之旣推之後曰誰非臣子我當拚命又聞皇上在太廟大哭不能起內臣洵洵有南遷之議諸臣面面相覷都無一言看來此事必然只爭早晚耳吾鄉遂成戰場何術可以自處以今之法令人心恐不能如

唐宋之保全乘輿也目前諸人固未見李郭宗韓其人亦未見莽操懿卓其人<sub>有之</sub>當在草澤中去此一步流離患難俱不可知守又大非易事豎義旗而圖匡攘非其人不任要以此求得有名死卽是上策每閱邸報則一二日不憚徐生調部差強人意想吾師早已知之附聞

與徐瞻愚

封疆多事腹裏變生若無剪滅之期益啓奸雄之志故此處着不得慈悲心腸也法寬民玩從亂若戲更

待以不死其誰有忌憚耶幸老長官便中言於當事  
鄆滕之寇急須以重兵壓之可保徐淮臨德是爲上  
計省事處不肯着急只待救徐淮臨德而後不得不  
用兵也嗟何益矣嚴乃克濟敏則有功東邊已事可  
鑒也

與徐明衡

今日天下多事守令卽是將帥佐貳卽是偏裨故論  
官於昔當以守勝論官於今當以才勝非謂潔操不  
足取潔而無濟時之力量其異避於寇至與養癰於  
潰決者無益於時均也如趙芝庭父母白雪其肝腸  
青萍其作用民用怙恃一方保障賴之矣他或迫民  
於困苦或縱寇於廢弛卽在隣封猶然患之爲時若  
此豈堪敗壞哉年兄事權到手留神清汰一域得人  
卽一域安枕有造於國家莫此爲甚

與成老師

尚不知老師行卽在九日也想此時束裝匆匆辭冗  
厭客已非登謁受教之日矣某竊安泉石嚮用無期  
卽不爲明時所棄而在內在外俱不可知是以深恐

不得一侍顏色爲憾積有私哀輒附陳上關門任重  
詰戎事難遠東舊撫如袁如李豈非腹裏妙才乎卽  
近日閩撫又非樞相所謂可用者乎而俱不得其用  
則曲謹綜覈與夫大言無當者皆前車之當鑒矣熊  
思老聞是邊材未睹其人李修老之用原以救急乃  
不在北而在南不在兵而在戶又何也舍親從永平  
來言該道張春才守雙絕又諳兵事惜是鄉科耳高  
麗之議游肩生疏十得八九潘翔谷亦云便可差肩  
生往諭之不知衆議肯同否張撫臺刻意振刷實心  
安撫六郡賴之卽京陵以爲屏翰若使當關於關未  
必有當徒失我一好巡撫耳乞老師昌言留鎮或出  
公搢如山東事何如若撫臺妙選大理則張華東楊  
若水張憲松武揚紆太常則曹葆素南太僕胡懷南  
皆其所確知也其有聞而未見者不敢槩及率爾冗  
奏不敢煩賜裁荅續有所陳覓便再上

答練任鴻侍御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  
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於爵祿輕所關

於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  
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  
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  
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  
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  
膽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  
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  
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  
不呈醜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答盧德水戶部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  
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卽  
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  
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

與魏廓園給諫

久缺修候迂踈之罪其何能解然恃年兄能諒弟耳  
每讀大疏舉手加額謂世道人心有所恃賴弟卽伏  
在林莽得安枕臥也茲以做府應謚諸公乞年兄主

持凡在公揭之內俱是賢者而就中若張心老之孝  
如閔子卽擒王杲功猶人臣之常矣陳蓋老之清如  
叔敖卽不附權相猶君子之所輕矣張之孫爲念堂  
受知於年兄不淺陳之子孫微矣身爲司農而子孫  
欲入都投揭至阻於路費則當日之居官可知也又  
聞山東缺吏部司官敝縣父母趙芝庭清敏敦大有  
大臣風敢以聞於年兄總與留神

與練任鴻侍御

方憂天下多事而生事不已使人憂外耽憂寧有已  
耶久不奉教昨侯木菴過敝齋縱談時務款款與年  
兄語爲時藥石木菴熱腸明眼談言曲中應爲世道  
所賴然鳳凰池亦閒曹耳主持匡救片言九鼎不得  
不推年兄弟偃臥長林爲時已久虛耗歲月髮鬚皆  
改何益於今敢聞朝政但國家太平耕鑿皆樂土也  
憂天雖過亦可以諒杞人矣詩在扇頭近况如此北  
風有便瞻望德音

與王中虛金吾

昨以津門督餉少司農有行文派吾郡買米不知別



縣多少敝縣該買五千餘石每石價銀七錢今時價每斗錢一百五十文值銀一錢七分計五千石該賠銀五千兩不止無論銀無所出當此民窮倉匱之時邪教惑人之日恐乘此訛言一起亂且不測弟已作書達王劬慕年伯求免此役乞親家力言於吾鄉諸老公書求免以安此一方百姓吾輩身家方得保全關係不小萬勿以弟言爲迂也惟親家圖之

與賈孔瀾

久未奉候實無頃刻不奉懷也年兄功在西陲名傳北闕天下想望丰采此足以事親矣不在雞骨支牀也今有幾孫繞膝讀禮之暇聊復作何消遣弟懶廢異常暑中常是科頭跣足數日不着上衣苦無快友說笑孫子六歲教念三字經千字文小詩一二首每發一笑則泉石間暢快事也四月內偶到西山漫成一紀呈上博笑買山十畝開池種竹欲於八月往居九月而還閑中臨摹古帖性不耐煩手又拙不得便佳畧存其意而已亦呈一紙奉覽乞示近况慰弟相思

與張恒山

聞足下坐堂理事喜而躍起庶幾無疾病矣乃堆案  
文書譬如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爲足下攢眉者  
數刻夫行雲流水青天白日此八字者有司箴也詎  
惟有司雖宰天下可也弟所慮則足下情多耳情多  
則不易化行雲流水四字願足下時時在目也嚴明  
是爲政第一佳評磁州又刁又玩法宜從重是矣然  
哀矜勿喜是千古慈悲大士超生度世經願足下時  
時在心也官常政畧云有職人員不可輕加責罰錢  
糧不可輕易那移親戚僕從不可常出入公署飲食  
衣物不可過享用精美享用是足下窮居不損焉者  
也今得無更甚乎至出入公署之人微覺太繁此二  
事願足下在念弟意而言之以當敘濶

答劉虞亭刺史

讀手教悵然久之旣而思天災流行此方之民罹禍  
固慘乃受人牛羊立視其死亦獨何心卽本州無官  
司府豈皆叅罰撫按豈皆傳舍不爲國家耕此一塊  
土收拾數萬人尚欲於荒徼不毛之地言屯種耶今

雖部題及於親家出樹尋根自然有應罰之人但地方費事經理較難此亦天以親家惠此一方也盤根錯節乃可以別利器若是實實出力實實盡心如古人勸農桑教樹畜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不亦千古盛德大業繼甘棠而比峴碑哉他日循良傳中列一名姓勝於尋常碌碌之台鼎多矣弟非敢爲迂談明教處無可奈何之地尋出頭道路其實不得不然否則我輩讀書一場名實兩耽枉然可惜也勉旃自樹萬勿退委

與薛千仞

捧誦佳刻恍然面晤此業真足千秋矣仁兄更何憾於懷才未遇耶試看泛常紗帽一事無成身後所傳將在今何物

與成苾予老師

某於前月廿日到藩司任廿五日到曹州任矣此中與吾鄉遂覺相懸之甚民悍而習罔大盜縱橫劫傷捕役者十常五六捕役之害較吾鄉亦甚初謂是凋殘之後利與休息乃今糾之以猛猶恐不振尤難處

者東明開州之間接壤爲盜互相庇隱南則十八營  
盜之淵藪捕役入則必無出理官亦姑任之如此不  
變欲無亂得乎而創之未有法也吾師向以養兵爲  
訓豈先有見於此歟而曹固未嘗無兵矣騎者四百  
有奇步者一千一百有奇道將之差撥守門聽用皆  
取給焉將則遊擊將軍也薪水舖陳紙張交際無之  
非是兵於是不堪其兵則以縉紳之家爲窟轉而孝  
廉之家諸生之家縉紳僕役之家猾吏衙蠹之家皆  
窟矣窟兵多營兵少幾且無兵兵之餉比於民壯則  
餉不足也官欲拔窟而出兵窟兵者唆兵而索餉卽  
此開隙或予以激變之名或坐以生事之實皆窟兵  
之家饒爲之故詰戎之難於弭盜兩者皆兵巡職掌  
舍此何以處於堯西之署哉乞吾師明教然後從事  
與侯木菴年兄

于年兄久不通問矣交道中有一種真相知不可一  
日不通問者乃可以久不通問其在於今長林豐草  
視垂紳正笏正自天壤湯平子被放弟已作書與言  
此意明眼人近睹昭然不俟弟言之畢也年兄寄弟

房刻硃卷讀之甚快每與兒輩談文取以爲鵠朗誦  
一篇下酒一杯嘆服侯仲兩眶中懸有秦鏡開人數  
年文心也弟強顏東去畏罪如罟挨至歲杪乞歸望  
投閒旨不啻黃麻恩詔宦情可知矣新詩錄呈請政  
幸以近作示我一芹將敬此貧道之禮非弟禮也笑  
笑

與侯六真年兄

年兄曾謂唐右文公祖曰劉半舫不處何以爲劉半  
舫是我兄弟命裏原帶一種不合時宜不可人意之  
支干烏可逃也范質公曰于今做京官不如做外官  
做外官不如不做官讀書不如不讀書省事不如不  
省事弟猶輪年兄一着者做外官也兩年兄家居已  
勝又承膝下之歡人生樂事誰復過此但諸年侄讀  
書作文猶輪彼不讀書者一着耳記年兄奕常負待  
辭却叅政後爲五嶽之遊或當過齋頭手談勿令弟  
笑吳下阿蒙也

與盧德水

近來出差之限頗嚴年兄不當北上耶宋布衣詩固

稱當行得年兄而名益著弟意中更有三人曰謝茂  
秦盧次梗白礪甫欲合刻之爲河北四布衣總借年  
兄爲重擇之序之此亦詞人千載一時也吳于遠在  
敝齋見大刻謂詩及文皆當千古弟則尚欲年兄於  
有韻之言更加磨礪蓋此道非可易造即使李杜假  
年必有竿頭之步在邇來作者不乏堪垂世者實少  
前人何嘗不自矜喜後之君子取而議之不少恕也  
故願與年兄共勉焉

答丁光三公祖

有盜不報及查則委之鄰境見盜不捕及比則駕言  
隔省始猶捕役愚官漸至盜抗捕役教獠升木今將  
莫可誰何矣細訪其中盜賊窩主衙役通同固結牢  
不可破堂上方差一人發一票已不脛而行百里內  
外半日可到官之左右反爲賊之奸細此局不破其  
何盜之能弭不得已請發兵我輩卽與之發兵兵出  
而騷擾我輩與有責焉盜賊暫避戍久而還地方之  
患如故也且將以兵撤爲詞兵備道不幾爲州縣巡  
警乎弟實困頓此中不知所處幸老公祖惠臨天雄

州縣有委卸者弟乃敢移扎一相聞問非真謂爲弟之公祖父母者匿盜亦以查訪虛實要使做屬不得借口推委便於責成耳惟老公祖鑒原此意弟續有聞輒不時上報而老公祖行查又幸爲弟開避罪之門不然弟且求恕宥於父母公祖之不暇又敢言地方事乎

與岳霞標

老何害獨怕志氣灰沮意興蕭索耳足下能奮然獨往三鼓不竭乎老何害春來得暇能一顧南華東遊嶧岱拜聖人之墓觀洙泗之瀾弟且掃逕以待

與耿樸公年兄

記我兩人相遇高唐之夕正是周蓼洲經過欲通一問而不敢感慟嘆息莫知所措乍聞年兄被逮沉痛傷心落淚不止妻孥對泣者數日已而知年兄五行有救稍解愁眉然不謂出脫如此之快也及讀大疏又哭一場賦詩云舉世無朋友何人保髮膚追思之慟甚於當時天牖帝心特加簡任垂之萬世史冊有光不必論後來多大官職多大事業矣虎若日中舉

固其才宜爾亦天之報施善人佑申之道也

公子章光初時

作晉人馮婦文有虎若日一段傳誦歎其奇絕故以爲戲

### 與侯六真年兄

當此日月重朗天地清明之時猶有蒙氣未消陰邪未去豈不悶哉此非霹靂手一大振之人間曉夢不醒正需年兄出收掃蕩之功耳弟雖外吏望此不啻饑渴何日命駕應召道出壽張把臂十日縱談天下事一瀉胸中鬱結也

### 與侯木菴年兄

年兄家居久矣溫清之餘兄弟師友子姪皆謝庭寶樹其樂只且逆璫正法陽生道長年兄又當應召而出經筵啓沃成堯舜君民之業矣向所欣慕於詞林諸公者文起孟長二三君子耳邇讀倪鴻寶諸疏議論文章可配聖主中興之運天子有一德之臣年兄有協恭之友豈非千載一時哉入朝由曹縣而北卽東大路弟候年兄於壽張遠飲數日以消數年別緒亦大快也

### 與劉秦望給諫

文

卷之二 書

七



陰晦之後離照當空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羣小  
屏退君子茹連陽生道長千載一時哉年臺疏出乃  
並九尾之妖三窟之藏不復匿影蒙頭於光天化日  
之下功在社稷忠簡帝心國家得貞良之報師門依  
直諫之光名與中興並盛矣弟被斥而出三年於此  
雖亦涇涇守已大抵碌碌因人無一善狀可對知己  
遭逢講讓之世界經由買賣之時局求陞乞薦口未  
開而汗流墮職延譽足未前而心忤拙吏屈情不一  
而足偶向司世道者道其大凡而已弟不才無足比  
數小詩書扇請政近况可知

與瞿稼軒給諫

捧讀大疏去惡惟恐不盡進賢若將弗及忠臣極思  
天下瞻仰弟擯斥之餘幸有年兄爲吾道主盟舉首  
加額以賀社稷然反覆思之去惡去其甚者而已不  
必窮搜窮獸將攫近日袁高諸人機之已露者也莫  
如取衆望所歸斯道足恃者布滿朝廷匪類之徒將  
不斥自遠已破之奸已墮之巢不必再煩白簡留有  
餘之地以待歸誠存不盡之力以防竊發衆人但見

世界之寬平小人亦安法網之疎濶而吾道常處必伸之勢聖主亦鑒和衷之誼故善戰者勝於不戰者也昔王雅量之叅弟曰阿附楊左禍且不測故求外轉以避之王伉入而下石者不一而足天幸不爲諸君子之續操心危慮患深矣惟年兄垂照焉

與李布宸銓部

枚卜盛典忽出怪事至傷國體今想一槩停閣又聞九人中御又其六所存惟敝房師及薛天谷何芝嶽茲待續舉此三公者當得帝簡乎典劇極難極多怨

忌耿孟老已罰俸矣必無常少出門之理故非神通天而望蓋世使鬼驅仙者流未易周旋當今之人情也皇上疑根太重臣下又重之以疑內臣機關極巧外庭又累重其機欲皇上不信內而信外烏可得哉說者曰忠賢再世縉紳之禍不減楊左未必是狂夫妄談也

以中答耿孟諸吏部

弟嘗嘆天下君子少小人多君子疎小人密君子拙小人巧君子易退難進小人必進不退君子爲其所

當爲而不能保其必得小人爲其所欲爲而百計求其必勝君子卽得猶以優容養和平小人一勝而所以中傷君子者不遺餘力矣故太平常少糺政常多豈陰陽之數固然歟唐宋以來雖極稱英主時號治平而遺憾不少則遂以待小人之道並待君子曰道固委蛇而去就之間不妨少爲權便以維持世運蓋君子出處皆爲天下非出則爲世而處但爲己也翁臺之轅詎可浩然而西乎且新奉嚴旨遽爾乞身跡似怨望又未可不三思也北風正厲一陽始蘓更惟

保愛

與瞿稼軒給諫

咄咄怪事哉曠捨之甚乃至御前此決非無故而發難端必有陰爲之助者以處分快意姑斂手暫退抑必有先爲之入者從微處着手乃一發輒中耳君子待小人常疎小人伺君子常密今日之事見謂出於意外其實釀於事前正人之氣方吐共倚年臺爲長城忽櫻逆鱗遂去青瑣朝廷失一名諫臣吾道厄一大君子兇人拔一眼下聖人多一過舉於年臺何損

哉晤汪洲鳧年兄知台駕尚滯通州想俟明春開河而後南耶或先寶眷發也來則幸使弟知必求片刻晤對抒此間濶之情弟今欲聽太倉事結便向故山歸如此世界着眼不得着脚不得也處悶之方惟有濃醉

與姚孟長太史

奉別後刻刻有孟長先生在心在口也逆璫用事虐焰橫飛正人君子不但無行志之地並無置身之所孟長一流人削籍爲幸卽庸愚如弟何勞打算亦且擯之外藩向誠欲去而不敢今豈敢去而不欲乎太倉查勘事畢卽當歸去堯舜在上皋夔在列弟願比於擊壤之民非敢過擬巢許也却金一節真揭日月而行然在孟長尋常事耳君子之日用飲食世人固已望而震焉賢者有益人國豈必某事某功哉十年懷想三載孤憤一番抒寫殊覺未暢惟台臺鑒其意焉小刻博笑

與范質公

弟以太倉之役奪俸旣徼皇上使過之仁又免具臣

素餐之耻何幸如之但欲乞身駁者以爲非被罰之  
官所宜安能使故山猿鶴久候於半年後也每誦新  
詩使人羨且妬至謂浣花亦取惠山泉不畏犯造物  
忌耶賴有佛印在琴操不俗耳弟新詩題曰魯吟去  
官時將附刻曹風之後台兄今且小暇可隨意書數  
語弁之乎

與張念堂金吾

恭喜仁兄補官公道大明枉直各別田家冰山畢竟  
何如哉回頭一看真堪齒冷前聞錦旋今有定期否  
弟不知何日得離山左能與仁兄相晤慟哭酣笑從  
頭說一部廿一史爲快也

與盧德水

見年兄請告疏爲之一快此本人子至情於今亦復  
寥寥也如年兄手教種種疑竇皆今之養親者之所  
托名而別有所圖者也嗚呼箕微假而天下無忠臣  
曾閔僞而天下無孝子終南徑捷而天下無隱士鍾  
期賞謬而天下無知己奈何更以萊子斑衣作殷浩  
咄咄之書耶我弟用我法世人未可與深言也

與方孩未侍御

一場惡夢地覆天翻誠不意更有清明世界然於崩  
雷疾霆之下烈焰怒濤之中獨留得仁兄與惠元孺  
毛禹門二三吉人非皇天后土特加護持以佐聖天  
子中興之治者乎又何久宜特簡而今尚杳無消耗  
也弟官如雞肋作官如嚼蠟且晚歸去苟且偷安以  
了餘日憶仁兄寄弟書曰叅政官不卑尚堪展布今  
復於仁兄曰布政官不去必無結果小詩錄扇頭情  
見乎詞矣人傳仁兄作大功德建設蘭若招集羅漢  
爲出世事是無益於時者也弟曰是不得志於時者  
也其然乎

與倪鴻寶太史

又是許久不通音問懸結之私與日俱積日者見三  
蘭先生請告心竊訝之台臺又轉南雍豈貴衙門俸  
序應爾乎木菴手教則似別有機關也世道轉移多  
從大賢先見之弟不勝杞人之憂幸示明教以慰區  
區舟中多暇想楮墨間靈光積玉也若得慨賜卽點  
畫木石重於九鼎矣小巫不揣錄鄙作呈覽情深引

玉不足置懷袖也

答聶淡心

弟以十二日到任衙門無甚重大事只有放糧坐門  
係少卿職掌每進衙門要走二里許賤足未愈以此  
爲累耳皇上聖明臣下莫能望其萬分之一有宵旰  
而無成功坐是故也諸臣似乎救過未遑尚無餘暇  
講求久安長治之道靖獻兩言亦覺有心無術安得  
親家入來仔細商求以閑談當經濟乎昨於清源之  
油房晤漕臺爲弟言治河使者有兩君子其一尚非

敵手惟有親家一人而已弟問其一爲誰曰徐標亦  
自錚錚然實心實事定力定守差可雁行未堪齊也  
弟因嘆盡心職業之人自有知我政不必當風弄麝  
親家以爲何如齊魯秦晉之患已發未發皆可寒心  
不知從何處做起亦未見有以做之也奈何

與禹海若漕臺

承教大揭治某亦將有言只待東昌道開報而發猶  
有微嫌者河官舍河而究載恐動上疑耳乃荷祖臺  
奏聞賴繡斧之威懲商旗之弊其爲雷厲風行更快

也惟治漕者舍載而責河則重運夾帶重而益重矣夫民間中船尚容千石而運船額載止限四百者正以河至山東千里皆由挑濟閘門啓閉借水如金稍不如法卽患涸阻烏足以供若輩往來不特之用哉更有懇者從重運起脚處嚴帶貨之令旗甲自有之物如例止許土宜四十石一應商賈附搭槩行禁止旣免重滯之牽挽又省交易之延挨未必非速運之便計也日日從河畔望仙舟面致鄙臆不意雙旌忽從陸發借楮代申伏惟垂鑒河工則治某責也况辱

明誨諄諄乎卽已頒行台旨附謝指南

與成老師

某以吾師雲庇叨承上命總理河道官則逾涯多矣而力綿任重又值東西昏墊之餘帑藏匱乏之日從前隄岸十缺六七大河衝潰散流無紀政使精明強固之人極力料理四五年後方可望安流如故也疎鈍如某日惟顛越是懼然擔已在肩求弛不得乞吾師明示司車使不迷於所往或可以小康報皇上不至貽玷門牆當亦吾師所不靳也先承召對平臺嚴



論河工緊急又兩蒙作速到任之旨不遑過家並不  
遑入停濟上乘舟南來五內如焚月餘始還舟次夏  
鎮屯役申候淮上得晤長兄精神甚旺體貌展舒亦  
苦錢糧不足未免相對攢眉耳楊崑老推吾師之分  
相得甚懽不煩遠念附聞

與文湛持太史

久慕芳懿真如山斗昔年不肖北上仙舟南下交臂  
失之未能一見顏色至今耿耿長安每對孟長先生  
道及未嘗不嘆御李識韓非俗吏緣也聞台駕過充  
東望行光近在咫尺弗克就迎執事可勝悵然恪具  
不腆奉犒從者伏惟海納孟長今已在自下否近况  
如何並希示教以慰馳想

與何芝嶽相國

聞台旌入境不能負弩前驅伏蒙台臺翰諭諄切以  
獎拔爲提誨寓督責於激引某卽愚陋不振敢不竭  
盡駑力期收十駕之功惟是河工久廢圖度實難不  
惟宸鑒有所未及似乎輦下諸老亦猶未悉也蓋自  
黃與運分河臣悉力治運黃已度外置之至今故道

淤塞支流漫衍邳睢一帶彌望白沙茫無邊際舊日所謂縷堤遙堤格堤堤上編號置鋪設夫瞭望者南岸以千字文北岸以百家姓幾許桑土綢繆之計並歸烏有一旦興復豈細事乎且挑濬當從故道而沙深二丈長百餘里議者曰挑河一丈築堤二丈謂所挑之土卽爲堤用似矣然所挑者沙耳經水卽散不可以爲堤也豈惟不可爲堤當時原堤之上尚有丈許之沙沙上坐堤堤隨沙潰計必撥去浮沙方爲堤址又從旁撥沙取土築之較尋常工力真相倍蓰無算矣而土地賦稅人民城郭皆撫按王之今方移鎮巡歷未有到期其艤舟宿遷候已十日更可慮者流寇震鄰猶曰遠在中州而地方饑民思亂往往蠢動百十爲羣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若聚集數萬饑民保無他變乎某薄德綿才值此多事之時欲效萬難之力不知結局何日畏此簡書五內如灼而淮徐之官視若陷阱目下十存二三人率庸懦不堪驅策間有才者輒言轉調河務豈一手一足所能辦乎幸台臺憂國愛人吐哺廣益敢不避煩聒望賜矜察幸甚

與陳省公

某待罪京兆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酈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其僭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子中去華第一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某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省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某不足以也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錢抑之揆輔

弟本菲材謬膺重任當三十年潰壞不治之黃河拮据胼胝竭三冬之力開三百餘里暫借行運自宿遷而上由劉口直河達邳州呂梁樊店抵徐州入閘轉

夏鎮是雖黃河故道以其新挑也謂之新河自宿遷而上由麥胡口貓兒窩二郎廟王市泖口梁王城臺庄抵夏鎮原係泖河運道是雖黃河新衝以其舊由也謂之舊河漕院之疏曰新河必不可行泖河修築已晚謂是也然而新河非不可行修泖尚非其時也今年三月開通直河頭幫揚州等衛五百餘隻由此八日而至夏鎮五月抵灣是初未嘗不可行也此因鳳陽失守弟奉旨守泗漕院調司廳復修王市重運不入直河者二十餘日弟自泗州還直河催令兩路並行又過六百餘船是中未嘗不可行也弟開泖口而諸幫不入直河者又二十餘日後因水發淤多舟行不利又催船入直河連貢鮮船百五十隻是終未嘗不可行也夫新河一河也自開挑王市從宿陽山轉西由泖塘泉河陳家樓長山入徐閘此第二河也王市之挑五百丈僅行六日而淤泖塘泉河轉淤轉淺陳家樓一淤百餘船詞林王昆華座船三隻遂敗其一則反而問泖口半泥半水以剝以搜日行四五十隻宛轉而達梁王城此第三河也厥後泖口亦淤

又轉而問二郎廟尋勝王山亦抵梁王城此第四河也棄可行之河而不行乃驅印河等官竭蹶奔命喘息不遑以救淤徙而弗及則白簡從之是果河之罪也哉蓋新河有岸之黃河也舊河卽泃河無岸之黃河也有岸則水束而溜然可以人力勝也運卒憚絳挽之力而由者少無岸則水激而淤不可以力爭也運卒樂催僨之寬而由者衆豈惟催僨之寬販賣私貨焉而便盜賣漕糧焉而便假報漂流焉而亦便故由舊者奸卒之利非國家之利也至於運遲又漕河之罪非弁卒之罪也惜乎漕院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所以墮其術中而不悟者漕院先曰不可行運卒卽曰不可行漕院亦快其不可行之意而堅持其不可行之說於是周張逃誤愈久而不知返矣弟之罪案在此河上各官之罪案亦在此惟年臺垂照焉

答盧九台兵憲

敝鄉不幸而遇寇警幸而祖臺在上忘家以爲國忘身以爲百姓恒南邳北業家尸祝而人謳頌矣需時大拜猶恐如東人賦歸袞也丁公祖內召不遠衣鉢

相繼久有定論治其卽遠在濟上乎當以尺書保任  
昔人簪履苟梁尚三致意况祖臺忘身家以護持之  
山河赤子耶并州至誼知不待治其饒舌矣

與范質公大司馬

奉別後南詣河上河水橫流故道幾不可復識濱河  
人家百不存一徐邳睢宿一望無秋使人日日慘痛  
欲哭而徵糧比欠方嚴酷不已民何所存濟而不死  
亾盜賊耶官何所職掌而坐視死亾聽許盜賊耶先  
生熱腸慈悲人聞此定是傷心不知作何處法河事  
久敝頭緒紛更議論錯雜錢糧不敷新運已至淮安  
黃河尚無成說可奈何先生何以爲弟謀之長跼受  
教河上諸詩不能手錄幸恕而政之

與吳龍尾侍御

流寇之初不過饑民爲亂安輯勦除俱易爲力圖之  
不蚤遂至蔓延屠掠之慘遍秦晉趙衛之境而未已  
渡河而南流毒益遠偵者但云在廬確間不知貴州  
亦被窺伺湛之遊而遇警因得自效亦是台臺仁感  
義勸同舟得力爾爾每念殘破諸邑有城有民可憑

可使奈何賊至卽墮如入無人之境耶庸吏誤事甚於貪詐此亦可以得用人之大較矣初賊之渡河以受撫愚我守者聞撫怠事賊遂抵隙彼言撫者不知欲作何計較衆至十萬一旦納款微獨多心難一卽一矣挾我三日糧其能應乎不應而叛則撫之罪矣仍復誅之則殺降之名矣其難更十倍於勦而易言之易信之微幸成功卒墮狡計非賊愚我我自愚耳台臺以爲何如

與路皓月侍御

扶忠斥佞直聲久著楓宸激濁揚清霜威新薄閩海老親翁真不負獬豸冠矣宜興去矣湖州毒手不可嚮邇大僚中可披衷相對者六真湛虛耳石泓恐當撫應天允陽真道學鶴胎有識有骨人或未必知也張二酉有血性但慮爲鎔古所染旋極似闇恃大教啓發之沒要緊疏勿輕上恐側目者借題發憤也言與默容不分出處明哲君子豈齷齪寒蟬哉

答王伊愚兵憲

弟嘗笑今人無知己則勢利中人深也纔着兩字親

厚刻薄都非本色知己並非意氣臭味之謂况勢利  
乎弟之悅慕翁兄不知其然而然性情中帶有一種  
膠漆不能舉似他人微獨他人並不能舉似翁兄也  
長安每與思白道及翁兄便極傾倒然終不盡本懷  
乞隨便手書數行卽閒語謔語家常語皆可弟欲集  
相知手札爲卷作歸去相思譜耳或詩或畫更好朋  
友二字別有解說紗帽戲場如何混得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  
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  
凱歌雷震豈中朝儒懦之宦偃僕兢惕一醉無時笑  
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從世人問水  
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鯽救饑口涎  
不到地甫探頭蓬窗外卽渾泥灑面引襟袖拭汚斑  
痕狼籍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  
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  
道於臨德等處從闡官丞簿中作夜郎王耳孔丞似  
難行其令於衆而代者又苦無人雖行司道查報未



見報章當仍俟台臺面商也  
與姚現聞太史

別久矣雖有相思無可寄將山林燕處絕勝聞雞待  
漏也弟嘗謂南都仕宦是紗帽神仙况詞林乎翁臺  
何尚躊躇未到也新舊兩揆特出帝簡是近日第一  
快心事孫掌科忽發難端豈無因而至徐玄老遂作  
古人揆地似當更易以其時攷之當爲君子道長之  
機大慧眼人以爲何如同在長安時曾乞大筆作張  
茂先記已荷台諾不知今尚記憶否暇時幸揮示希

伯南旋倩作雙魚溪毛附貢知翁臺不肯却也弟至  
淮安視築建義口驚心動魄然後知治河之難何以  
教我免於沉淪

與劉胤平太史

一出春明卽同外吏回首長安知己真在天上河事  
自古稱難於今更甚又以綿弱昏暗之人當之益覺  
無措翁臺愛弟極深何以惠教惕於功令不敢寸絲  
申候徒有蘊結酈道元碑記脫稿乎乞書附去人謹  
磨石待之矣希伯尚及晤弟於淮安廿六日南旋囑

弟致聲於掌記前尚文郎弟致聲廿六日南就  
申拜與楊崑岑漕撫元  
弟至邳睢看黃河挑築之役似當從故道做工夫費  
約二十五六萬金俟有成說再報地方之荒涼人民  
之困苦目不忍見口不盡言睢寧更甚蓋河之決者  
在睢寧尤多也意於奏工疏內悉告皇上再寫書與  
司農必求蠲緩不然如興鹽兩縣雖日易一官無用  
也建義之工前與翁臺觀看時謂可五六日報竣乃  
至今日司道報益深益急無可措手憂心如焚仍欲  
復往視之陡聞流賊從趙州東來已掠南宮南宮至  
臨清百里而近禍已剝膚即日回濟寧料理堵禦卽  
陳溝工不能久視又能南至建義乎司稱埽料欠多  
伏乞翁臺就近提催並指授方畧速收垂成之功以  
報皇上因念此地千餘里無道無將前論補募事亦  
不容不汲汲也弟舟北矣南望黯然

與天津賀中冷巡撫

兩日夢翁臺執手言笑如在長安時感思往事悵惘  
不能已已遂接手教足明我兩人精神求應不但聲

氣之間也大作清芬襲人不似人間煙火語勉成數  
語奉報真是布鼓在雷門也河事之壞至今日極矣  
自漕入泲河三十年不治東衝西決橫流四散無隄  
可守無道可歸濱河一帶百姓廬舍田畝一望荒涼  
可矜可涕卽運河兩岸作緯道者十存二三耳皇上  
所知與長安所聞者十之二也弟擬具疏入告而可  
以入疏者亦止十之三四耳可奈何

答薛千仞

承惠佳卷極感割愛竇安南之憐才而奪其寵猶有  
丈夫氣蘓若蘭之妬而才亦非女子中可再得者事  
有相成令安南不嬖其妾織錦機中必無迴文之句  
卽有傳者但知其妬而已子長不被宮刑必無史記  
當年漢廷豈少鬚髯男子竟與草木同腐而已誰知  
遷之腐刑乃遷之所以千古耶卷末乞大筆數行跋  
語爲才人吐氣抑馬遷伯夷傳乃以自寫其胸中不  
平如此題目正自少千仞跋不得耳

與湯叅予學道

費縣故紳王左海諱雅量者原任光祿寺卿與弟同

官今舉鄉賢其子諸生賓賢來告弟丐一函上年兄幸俞其請左海居鄉坦易能造福不能造禍禁約家人嚴教子弟蓮妖之變費以左海得保鄉人賢之則誠賢者矣居官小心謹畏質朴不欺精力未衰而形貌不飾聞言卽退出處無虧蓋兢兢名教無錯履愆度君子人也若所知不真不敢以如許大事輕徇其孺子之請又從而爲之辭也

與丁光三巡撫

流寇披猖未有勦滅之期祖臺勞神勞力爲畿輔長城猶虞豕突焉則此賊似易實難非深謀善戰亦非果有衆多醜類也患在我民樂爲之鄉導喜爲之趨附耳昨聞樹旗招降竊以爲未也樹旗而不來則損威來矣何以待之人衆則養之難無地以處之又難禁之嚴將謀去我得激變之名殺之又殺降也寬之不能保其不劫掠也惟有合力勦捕首惡旣殄餘賊自然解散矣度其不能爲害而姑置之勿問或可結此局也賊今猶無器械火藥久而習之爲患日甚又聞衆議以祖臺爲總督專任出入窮勦之責此社稷

之功也顧非真正戰將十員勁兵萬餘未易從事惟  
祖臺早圖之

答周司李

日在黃河波蕩中漸成泥沙脾胃忽得佳茗稍修韻  
事然而舟中活火祇有勞薪饒他杯裏雲英難消渴  
吻雖感君謨好我更畏鴻漸笑人

答藍田叔

久別正在懸想道生來觀所藏諸時賢畫無以踰仁  
兄者益相注念而使者至爲之一快所惠諸珍種種  
妙絕而尤以四扇爲冠若以扇作畫豈惟時賢卽古  
人拜下風矣肅復不旣

與張湛虛大理

日者駱馬湖之役百餘日耳面目黎黑肌膚消瘦昔  
有怔忡之病今又發作服藥月餘未効大治黃河豈  
得已哉只爲擔在肩頭放不下歇不得耳不治則無  
運道猶可以人力疏通如今年糧過徼幸竣役萬一  
南決歸仁堤侵及皇陵河臣尚有死所哉而今日塞  
一口明日築一堤爲力豈不費用錢亦不多題者票

者覆者俱不起眼數年來率用此法迄無寸土可恃  
約論費過金錢當亦不下四五十萬何益之有去年  
朱上虞發狠上疏請三十萬金實猶不足其用上已  
存乎見多今日在長安者傳東老曾與修河之事一  
問便知難易至於日後事體又難言之矣從古治河  
者惟有補偏救敝之法更無一勞永逸之理他不足  
論卽九邊邊工亦無歲修錢糧惟河工歲修者正以  
河水遷徙無常時時刻刻難保也前總河潘映江諱  
季馴者何等才品何等精力首尾二十四年無處不  
親到無工不親見黃河兩岸有縷堤遙堤格堤堤上  
有舖有夫守河如守邊猶不免於衝潰任內兩次大  
修皆用至百餘萬金朝廷未嘗惜也今以數十年不  
治之河五十餘萬之費半年之期爲陵運兩利之計  
尚煩旁觀者持短論長較多量寡乎弟自一拜總河  
之命此身已付之驚風駭浪亦何足惜但以陵寢國  
脉乞諸公俯垂清念耳他人前不敢盡言惟老親翁  
知此苦衷便中擇可言者一言及之前所求於大司  
農者借漕糧爲要亦度他事不能盡從得漕糧二十

萬石便感生成無已時矣大司空處所恨尚多以本部不妨陸續及之耳

與盧德水

先生之於詩也願力甚大精進復勤但恨拙作不稱耳老杜何人可以無學後輩妄附前哲乎此雖先生提攜盛心而人當知所自處不敢承也拙刻中比擬過情處欲一一刪去懼方先生之命未敢遽爾款式承教定爲簡齋詩抄矣杜詩大凡當如教弟平日論杜有之但多散失不存容暇時尋覓請政

答陳省公

先生如景星慶雲海內所瞻聖主且願聞緒論虛中問治况言貴邑之利病切膚之解救乎目下一晤崑老便致台旨自當奉教恐後而仁人之言又不止一邑受利也先是因希伯求大作度已脫稿獨注髯不知遨遊何處至今未到使人悶鬱舟中愧無以酬佳惠拜此雙璧但有九首

答成老師

河道變遷日異而月不同今春所估已大半不可復

理尚言一勞永逸耶所幸祖陵之北名歸仁堤者根  
露水落邳睢一帶十年滄沒之地遂成乾土是陵運  
民生止留一事可以專力料理或不至窘急無措也  
聞皇上決意用舊故至今湖州無元輔首揆之稱舊  
則老師與南昌也南昌有故而去皇上未必釋然其  
虛席待者必爲老師無疑蓬玄亦云

與王覺斯太史

老親翁曾許爲弟作張茂先記久不見賜豈覺斯先  
生亦負諾責乎茂先順天人弟在京兆時表章先賢  
得四君子劉去華黃賈浪仙島注水經之酈道元識  
劍氣之張茂先去華則玄宰記之浪仙記弟自作數  
行酈與張則老親翁與鴻寶諾而忘焉者也附懇記  
室河工重大誠如台教感此至誼惟有銘刻事已就  
緒不能中止耳言所不悉恃有心亮

與陳眉公

前從夏鎮見金龍四大王碑記是姚現老筆序其義  
不仕元及國初顯應事甚悉顧未知其爲晉太傅裔  
也得大作爲之爽然今黃河改復故道度冬杪可以



完工俟工完日作廟請賜額而祀之記非大筆不可  
幸文中詳其家世以詔來茲神喜而永安其流國計  
民生胥拜台賜無極已

又

前托希伯乞大筆爲桓侯記幸得請聞之希伯暑月  
成文撥冗爲書自憐碌碌何以得此於先生哉而宏  
章鉅筆霞蒸雲爛卽當日桓將軍豐功駿烈祇足相  
當抑其敬禮賢士獲此報於先生也彘彘之儀方愧  
輶褻顧蒙佳惠真投桃報玖矣再聞之希伯令孫十  
歲已腹果古人之書廣座酬對觸機而發備道高人  
其後必達家珍國寶公私俱慶矣于役河于小詩請  
教伴以荒芹統希莞內

與董玄宰宗伯

奉違如昨忽已歲暮景光易邁鰥曠難酬卽今屹屹  
河干與役夫同力作而經費無方金錢不繼未知結  
局何日也台臺惠念後學何以誨之前張司空蓬玄  
乞大章寵其尊人已荷台諾且脫稿矣舟中濕熱未  
及書憶昔曾代爲之請台臺以無筆辭又托希伯代

文 卷之二  
請暑不得報今司空復以書及儀屬某代上記室謹  
端一力同希伯使者將命以往望撥冗揮賜卽爲書  
郵者生色多矣况孝子之爲親啣感者哉

賀范質公總憲

人到真極厚極不但過情之譽出不得口便是本等  
功德亦覺不必指陳遇有快心好事只有懽欣欲舞  
不能自禁而已聞老親翁之南總憲報日夜與希伯  
痛飲狂呼忘其身在河干矣鄙儀肅貢所謂未能免  
俗聊復爾爾諒不煩麾斥也弟欲乞雙旌由濟寧而  
南以便圖一良晤若過此一番恐後會便不可知蓋  
弟久懷歸田之思而老親翁內召料亦不遠一入春  
明卽數行問候不敢入况握手談心敢過望乎

與陳石泓司寇

弟自九月寄泊河干至今尚往來徐邳也同人過濟  
上不晤弟解維南下弟使人迂於夏鎮亦至今未得  
一面無涯同弟羈縻旅邸前曾奉報豈未達記室耶  
今附一函候起居膳夫吟久未印河務旁午諸事廢  
閣風雅一道久不遑及矣泥土面目畚鍤言詞翁臺

陡然相遇恐亦不識別時敬伸耳自笑自憐何遵而  
可

答張念堂大金吾

人生如夢聚散如萍回首追懽杳不可續祇增歎慨  
弟自九月治大河往來邳徐間日無暇晷衆役嗷嗷  
啼饑號寒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而又驅之水中迫之  
力作猶幸一冬無雪溫言撫慰庶幾此月下旬可報  
完工其中事變不常天人半之總借國運靈長不至  
大有梗礙耳河上小詩附呈一笑庸拙如弟無復遠

志久矣明年運過斷然乞休器盈受注必至傾欹漏  
盡不休必貽譏誚此番河上亦覺筋力不能勝任蒲  
柳之姿已當憔悴又益之霜霰乎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弟雖無功然而時則過矣因感台教附陳縷縷不

一

與成老師

某也拮据徐邳間兩月餘矣聚衆六萬挑河三百里  
目下工已八九完矣先是吾師教禱於神許從中行  
蓋王市在東蘓伯在西樊店在中司道欲開蘓伯而

樊店淺處止一線未斷故難之忽大風一日夜自拓  
二十丈許深五尺餘豈非天哉又冬日晴暖方於仲  
春以此卜社稷之靈國家之福可幸成功不至梗運  
也知吾師垂念殷殷敬告記室

答魏仲雪年兄

多年不通音問得手教不啻天球拱璧也奔走河干  
勞悴日甚每至極不堪時展玩一番便覺灑然年兄  
高懷遠致尋常紗帽圓領豈謂足爲重輕但賢哲袖  
手庸碌馳驅不能不爲國家惜耳昨見姓名光啓事

開口一笑公以爲蒼生慰望私以爲孔棘之時大家  
勞苦免弟一番妬忌耳文人有種年姪自是寶樹鳳  
毛豚兒中人之材讀書不懶爲文未超科第事未敢  
妄想然不作俗公子行徑差強人意小孫十有五歲  
文在通塞之間懶拙是其祖傳然不甚宦家氣以此  
自慰目前河事新開可望挽逆歸順胼胝憔悴所不  
敢辭借庇免於罪戾足矣度年兄掛念並及之

與戈莊樂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

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鮮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重矣

與聶澹心

河務不難共濟無才苟觀多口敗則有罪成亦無功是以難也今冬實實省視件件清查撫摩衆役懲創刁民法如是止矣度景程材挑渠測水旣竭吾才而苟囂不已以此墮心決策歸去所以欲親家出山者恐歸計未遂也不意此差爲神仙所棄凡人所爭雖當事許定主持尚未卜究竟如何耳向者弟題請一邳宿廳文司索價五千遂寢其事又何怪乎皇上之疑羣臣不解也且恐人疑舉者之非無因而至也天下事尚敢言哉附子一對奉荅前書河上雜詩以悉近况喉清體健是神仙根本器具不然安望同親家飛昇也

與陳石泓少司寇

承台教清明花好深感於心不能已已豈必開落關  
情早晚動念哉卽夏荷秋菊當其發舒瓣蕊逗漏清  
芬何嘗不意得志滿各極一時之盛無奈梅花偏在  
寒雪冷霧中枝柯凍裂形影相弔在本年冬盡獨傷  
其遲而來年春信反詫其早如弟之於挑河一役是  
也翁臺雖已在清明之後而牡丹富貴眼前欣賞所  
以殿紅春開綠夏者正自有時卉木之幸不幸可同  
日語哉偶然書此一發大噓

與路皓月侍御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  
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  
必得功名哉張赤涵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  
陽發赤涵私書而張以百足立殭豈非天哉親翁又  
何過慮爲漕撫叅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  
得免於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被  
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面當再

報

文

卷之二 書

七

與侯六真大司農

流賊充斥貴省無兵貴府諸縣所在告急不知新遣諸將今在何處山東沿河設防難民亦不得過而賊亦沿河焚掠濟寧曹單岌岌不免弟回顧駐劄所在並調兵守勦與朱未孩輔車相依倚而均苦無餉未孩請留本處新餉出甚不得已極明年兄苦於分應然地方或有他故豈特所留之物不爲國家用而已乎從前養癰護病到今日毒穩大發實與性命相連弟嘗謂驕將爲肺腑之癰流賊爲腹心之患逆知有

今日久矣目今邳宿一帶俱已逃竄糧艘何由北上無夫無民誰爲牽挽西路不必言矣淮陽以北驛馬一空銀鞘誰爲護送目前已屬中斷若此寇三月不  
平山東之從賊者寧有數哉未孩不日北行其擔已卸只難爲後來者耳弟亦適在此地不得不共急呼籲乞年兄與諸老計議山東再壞憂在社稷不可不深長慮之發狠圖之也又諸將不肯殺賊非止今日爲然而鄧玘爲甚撫臺力又不足以制之督臣之設萬不可已而遠俟亨九真不啻望梅解渴矣

與濟南楊別駕

尊翁以鳳陽失事逮矣不日當過兗州門下可速來相待失事在正月十五日不佞聞報在廿一日草疏未上傳尊翁有差役北去乃於二十三日拜發不知何故不佞差役反先到長安數日而長安相知遂以此橫生異端若云不佞有意先發者今日之事固不關此鄙衷何能自安見時乞道此意數年好友忽遭此變動心酸鼻不知所措若反幸災樂禍天地不蓋載鬼神且陰殛之矣想尊翁遠觀亦能鑒照耳

答陳幼白兵憲

鳳陽之變詳在兩臺疏中焚戮之慘不可言盡疏中百不及十也此自地方劫數而楊吳適當其會聖怒不測未知作何處分而楊也悉索甲士七千人驅鳳廬之寇而西吳也分得零卒四百守泗州擒斬反側之首而方定不卜能少蓋前事否河南南自省會以南無地無賊山左之曹單江北之蕭碭徐邳皆患剝膚幸防守得人未至失着洪督臺至中州賊已西奔入山楚地尚餘土寇然燎原之燼不難灰滅矣是役



也北倚黃河南恃長江河上烽火照目江濱則聲勢  
驚心今地方尚爲無患之備不佞弟猶有談虎之色  
也弟奉命防泗不敢不往似亦可保無煩聖慮中州  
兵將集者已衆若肯實實殺賊何至蔓延爲陵寢憂  
聞甚有殺良冒功者民故有寧被賊不被兵之謠以  
將帥日驕督撫無權兵事之敝將爲不救之症也標  
下川兵屬何督撫孫陽之窺必皆良馬尚須御者得  
人耳

與倪鴻寶宮詹

弟迂拙非治水才遠承注念感激非淺念自去年除  
夕抵衙舍今年正月初八日南來十三日祭河開口  
廿三日以流寇報急暫返濟寧二月十五日又復南  
行廿日抵邳州廿五日晤漕臺謂之智短能索拮据  
不效則可曰未嘗親在河工則非也今已河水深平  
無淺無溜而漕儲道阻船不許從新河行自二百餘  
隻過後十餘日尚無續者乃並力於必不可挑之泐  
河轉盼伏水至重運阻雖有智者且奈何哉豈非弟  
命之不時嚴譴之應至耶欲具疏剖明反似鬪口若

得當事回心勉完國事卽乞身去耳肅此奉謝畧及  
河上大意伏惟台照外酈道元記想久已忘之若不  
憚擲管尚與揮示

與路皓月侍御

伏承大教一字一金前後兩札並刻五內新河今行  
舟矣前此亦何不可行哉止此一河禁不許行者半  
月待泐之成也泐不成而後行新河豈河臣悞運耶  
然漕臺初亦無他意後來方護前言耳始悞於胡分  
司再悞於漕儲道胡分司惡邳宿廳之形已而必欲

殺之中傷於漕臺其被參與該廳同提天也漕儲道  
不知水性猛然勘踏人曰可行教念任之及不能成  
而思轉漕臺不許始合而今離矣就中事體曲折外  
人不得而知也數十年不治之黃河斬然中斷之運  
道弟冒危擔承三月而告成事卽有淺溜可徐圖也  
弟何負於河哉卽不敢自以爲功庶幾免於罪戾不  
亦可乎雖有才智之士不塞長山之決而能修泐河  
不挑河而能塞決不築堤而無爲祖陵之患卽治弟  
以悞國之罪所甘心焉今也不問事之難易不講序

之先後一槩嚙語便欲強口奪正而聽者亦復汶汶以此治國家何惑乎外侵內亂耶數日來憤悶欲絕僅一發明於老親翁之前非求勝求伸但明弟之不魯壞河失職而已弟今言遜行卑以求免禍小疏請政或亦不至觸彼公之怒而免於皇上之誅乎過洪卽不如期亦不大遠遠不過半月耳過淮之期不已過半月乎又豈新河阻之耶言止此矣再不敢辯以聽於命之自至感承教百謝不旣

與侯六真大司農

河原不阻但以新挑不免淺溜淺者挖之溜者拽之豈遂至於廢運言者借端耳又妄意泐河可修遂坐河道以莫大之罪泐河不能成矣乃始從新河行運而運固已行雖不能如過洪之期亦不大遠遠不過十餘日耳前以被寇之地皆留新餉卽不被寇之地亦多被兵民苦實甚從盜如歸此大亂之始也故欲年兄求變計非致政可了中州無寧宇矣歸安適乎弟意非政府大卿慟哭皇上之前極言治亂之關得皇上停止一切內供錢糧多出內帑爲臣民倡以感

動天下卽罪已之詔日下天下未必應也悠悠忽忽  
教化不興綱維已解若無收拾人心之大舉動焉能  
反極重之勢而還登太平乎可嘆可嘆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圓並畫南北交馳人言日  
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  
半其人眈眈未已也驄馬豸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  
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  
弟悔不三舍避之再承注念謹以實對

與張見立漕道

泃口之開雖有頭緒尚是意中事開後通行方可謂  
行卽如大浮橋初亦何嘗不可通行通而塞塞而復  
通至今猶有隱憂泃口濫泥數段段空通保無壅  
塞再費時日者乎大浮橋旣通及此一時過一隻便  
是一隻何可舍已通之路姑待未開之渠耶弟借寓  
民房有樓數楹登而望之見宿羊山舟多停泊問之  
則曰待泃河也豈不誤哉前所慮者欲開彭壩入泃  
則大浮橋苦於無水今查有文河可濟彭壩免開則

泃通之後猶可兩路並行况泃尚未通乎又據報長山之船尚無樊店之多今停止直河一路尚爲可惜總之運速則新舊河俱不必問運遲則新舊河俱無所宜平心酌量以求速濟在老長官留意焉耳

與劉心盤大司空

治河之法先挑故道次築堤又次塞決又次復修泃河蓋不塞決則泃河修而復淤無益也不挑故道則水無所歸卽挑而無堤則伏秋一漲必衝歸仁堤逼近祖陵可慮也故今年之計決意挑河分水行運併

一春之力於堤工秋後水落便可塞決又以今冬明春之力修泃河復故道不意今春有流寇之警弟南護泗陵耽閣五十日又分力於泃河錢糧不得請不敢鳩集衆夫而堤工缺焉未舉爲目下計擇最緊處修堤數段而塞決之事且俟明年昨承台教指項而請可以覆借極感至愛然弟病矣頭目眩暈肌膚日消兩足浮腫日上漸至於膝運事告竣卽擬乞身不復敢圖後來事矣仍欲借重衙門一老驗勘工程錢糧而後可放心去也先此奉聞

答程芸閣倉場

河未嘗梗也人梗之耳今日走新河明日走舊河兩河並行矣又擇其孰勞孰逸貿易孰便催督孰減過陳口由王市有一月不出徐州者弟遣催之則羣譟而起漕院催之則毆其差役運卒驕悍日異而月不同正不知將來作何狀也船過洪已近七千報疏不日上矣具疏後弟與漕臺並力嚴催視去年之期不至懸絕命使遠來肅此馳慰凡弟疏揭書札俱無一字虛飾久當明白耳

與張見立漕道

昨晤道生知老長官往來未定勞矣泖口實不易通適當復塞費力正未有已各艘尚宜急進浮橋昨已奉聞並致漕臺矣漕與河原係一事功過同之濡滯卽是險礙非有兩端若過洪期早漕臺之級可消河臣之罪可減不然未有獨善之法也幸老長官公言之若止曰用意忠厚似專爲弟求饒恐漕臺錯認定盤星耳如何如何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以天下極迂鈍之人在古今極危難之事加以忤時  
觸忌不知何道而可以自全今幸過洪疏上或可追  
於聖怒以慰知己之懷翁臺拜司馬之命於搶攘之  
時此武侯出廬之始也弟喜而不寐而未嘗片芹申  
賀則奉手教中廿年前冷面語也向榮希伯相繼奉  
謁俱不敢作書今以小舟送寶眷南附長公申候寇  
氛遠矣叅贊之任雖重清閒之福未減下視泥塗中  
人何以憐而教之

答呂初陽

一出春明孑然外吏回首知己如在天上當時受命  
而來猶不知河務敝壞至此極也堤塘湖岸十存二  
三其在黃河故道全失四望白沙渺無青草當年成  
蹟莫可尋問訪之故老退縮無敢應者卽州縣印官  
求調求去不肯爲河上畫一策引一手畏罪思脫佯  
聾佢啞不知人情懈弛又何以至此極也弟庸才昧  
識豈能一手一足結此大局幸台臺勿忘舊誼勿吝  
南車助予將伯不望之愛我至契更誰望耶

與范質公大司馬

久缺修候耿結徒勞弟治河無狀屢被人言雖荷寬  
典未敢剖陳恐知已謂弟實不肖有悞國家耳妄言  
者吃緊曰新河必不可行乃頭幫卽自新河北上弟  
具疏奏聞疾趨泗州後卽止不行弟自泗還再行千  
餘船弟往泖口又止不行及舊河一帶淤阻弟又催  
船行百餘隻而後來者不聽約束又止不行夫始而  
可行中而可行末又可行何見必不可行也其謂舊  
河可行者王市再淤泖塘終阻則開泖口泖口復塞  
轉通聖王山連新河凡四易焉一河而三次可行一  
歲而四次挑河河臣何負於漕耶今已過濟仍候奏  
奪正不知結局何似所刺刺於知已之前者明無愧  
而已蓋官可休生可死只愧不可忍

與鹿乾嶽

弟之知武城久矣其尤信服者則仁兄之友也卽面  
張蓬玄公祖亦以爲仁兄之友也而推重之仁兄曰  
不善宦而善病以武城之宦卽不病寧可免乎以仁  
兄之友卽欲善宦寧可得乎弟卽偶至大官而歷推  
其宦無一善者也近以治河獲罪而不善宦之本色



益驗差可自信曰仁兄之友也以總河之權不能庇屬令使蒙冤以去又不善宦之一驗已方以此愧作無地而勞仁兄彌讚耶如棋必諸爛柯經者善宦者也今有總河尚書專聽江村草閣閒話又不善宦之二驗已別楮畧言河上事欲仁兄知弟宦則不善治河非槩不善亦如武城官雖左而非爲政之果不善也

與劉同人

自別台臺今始歸濟寧視衙齋如逆旅也勞苦憂愁通身是病而不免於人言此拙人之效也接手教數日不能荅背病指木將成廢人半月稍可方能搦管讀大刻典則犁然可備異時文獻但拙詩在珠玉之間自慚形穢耳石泓數年師友蒙冤以去不能一晤抒寫滿懷抑鬱至今耿耿姜令之賢久已佩服開河事旣得其力何敢沒其善也至防守修築河廳爲政必不以累賢者敬悉明教何時北來恐不佞乞身在先不能俟諸水濱耳言之黯然

與路皓月侍御

近見聖上枚卜之法新奇簡要內外兼用之機始此  
矣會推三人亦見卓識世道其一變乎運過弟將有  
辨疏非敢辨也剖明實事而已漕院歷來章疏皆說  
鬼說夢卽新疏徐闡之淤無影響也而二郎廟之通  
淮徐道導之也沒人之功而坐以莫須有之罪皆令  
人噴飯滿案矣別啓畧言其槩大約要辨疏亦只如  
此惟親翁裁教而後敢發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今之仕者孔亟且殆北窗一枕勝於南面百城惟秣  
陵諸曹猶稱仙遊近以流寇之警不免戒嚴然長江  
天險江南未便馳突寇謀必不出此所慮者山左空  
虛淮揚富饒恐終非無事之地也翁臺受命留守決  
無遂初之理尊眷似亦未可便作歸計况重臣舉動  
人心係之尚祈慎重河事畧具別紙翁臺一笑火之  
與某公書

伏讀何君天怒二篇內有云顧陵寢而忘淮上則劉  
總河可鑑也是以粟委人也夫總河守陵固非常職  
而淮上之粟亦非河臣專管恐此書一出而讀者不

能明於職掌又增不佞一重罪案也卽皇陵之焚亦  
非顧漕艘而忘祖陵時方正月糧船尚未抵淮而鳳  
陽乃皇陵泗州爲祖陵亦難假借混稱也

簡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